

被问责者为何不主动辞职

起声波 Ultrasonic Wave

问责中的官员几乎都被免职、撤职,也就是说他们被追究时是作为一种服从形式而丢掉了职务,而非个人体现了政治道德形象主动辞职,这样的状况是令人遗憾的。

7月下旬,一批舆论热点事件进入了处理阶段,一些地方官员被免职,包括湖北石首的市委书记和市政法委书记,河南新密市的一名卫生局副局长,安徽阜阳的13名买官者。这后面对应的是湖北石首骚乱事件、河南开胸验肺事件、安徽阜阳张治安卖官事件。陕西和山西的官煤勾结现象,仍被高度关注,上海倒楼事件也有了结果,股东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公务员。

很多人联想到此前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认为这些纷纷出现的处理结果,是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作出的回应。有媒体甚至使用“七月风暴”的说法。我想,这可以表明人们对“问责规定”所寄予的期望,但未必合乎事件处理的实际。在“问责规定”公布之前,舆论热点事件会追查相关公务人员的责任,已经形成惯例,相比于去年以来相似事件的处理,近期的处理也未见更加严厉。

“问责制”已是一个熟悉的词语,“问责规定”是“问责”真正成为一种制度的表现,其中规定了必须问责的七种情形,也就是问责制的作用

对象,以及问责的程序。应当说,“问责规定”的出台,使问责从吏治习惯升级为吏治制度,这是在制度轨道上继续行进一步。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问责已被划归为纪委和组织部的工作,也就是两个党务工作部门的工作。舆论已经关注,如何将问责的基础建立在民意之上,也就是使权力从权力系统自身约束转向社会约束,把权力的负责机制从权力通过向更高权力负责进而服务于民众,转向权力直接对社会和民众负责,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已有的问责实务来看,问责公开也需要加强。现在,每一个事件中人们都已经可以听到社会对权力进行问责的呼吁,这无疑胜过声音被遮蔽的状况;每一个事件的处理,人们也可以得到公开的结果,结果与公众直接见面,这也胜于“内部处理”的时期。不过,在呼吁问责与获知结果中间,存在着一个几乎不公开的阶段,那就是问责处理的具体过程是不公开的。公开呼吁、内部调查和讨论、公开结果,这是问责的程序。这一程序,体现了问责权属于权力系统自身的特点。带来的隐忧是,问责可能因

为讨论的内部化而产生倚轻倚重的情况,扩大问责的社会影响及平衡程度,需要更公开的讨论。这就是说,调查和处理的过程应是公开的,调查和处理权力的行使本身也应在公开监督之下的。

是否要给予被问责者抗辩机会,这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的问题。人们大多在呼吁问责,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问责力度还不够,但既然问责是一种制度设置,那么被问责者是否有公开解释的机会,是否有公开陈述己见的机会,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与问责权力的行使须受监督一样,关系到问责的公正性。

这样,又连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吏治中的官员政治道德如何有自我实现的机会。一个官员不断向上级权力表示服从,不断自我归罪,并非政治道德的实现,恰好是自我的丧失。政治道德的自我实现,首先需要官员有自我人格,同时能够产生道德的担当。这同样有赖于权力运行的公开。官员权力是民众赋予的,是公开行使的,他的行为不可避人耳目,所以他既要受到纪律和法律的约束,同时要维护自己的信用和道义形象,

避免政治信誉的破产。为此他需要随时准备因为政治良心的需要而辞职。我们要注意到,问责中的官员几乎都被免职、撤职,也就是说他们被追究时是作为一种服从形式而丢掉了职务,而非个人体现了政治道德形象主动辞职,这样的状况是令人遗憾的。官员在治理范围内出现丑闻、恶劣事件以及民意反抗情绪,他应当首先考虑辞职,而不是看是不是被问责。

最后,我希望人们看到,党政干部被纳入问责制度,问责主体是党的纪委和组织部,怎样明确党务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划分,就需要研究。党要管党,政要理政,党务权力有哪些,行政权力有哪些,经常困扰人们的党政两个“一把手”权力界限的问题,继续模糊下去,可能会使问责变得困难。

问责制需要完善,这是不言而喻的。

刘洪波
特约时事评论员



徐光春

“如此草菅人命、如此损害河南形象的事,法不容,理不容,情不容。”

——7月28日,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对开胸验肺事件作上述批示。

“中国人太有钱了,房子太便宜了。”
——房产商任志强在南京的一地产论坛上称商品房会“严重供不应求”。

“《舞林大会》请他去是出他洋相。”
——原央视副台长陈汉元对赵忠祥的“走穴”提出异议。

“在电视上传播五音不全,(这样)的引导就是一种犯罪,简直是把全国人民都当傻子!”
——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金兆钧炮轰“快女”。

“工商部门不能只管收费发照,不能让城管部门来背黑锅。”
——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执行会长罗亚蒙称“个体户主管部门应是工商”。

“到重庆上高中,考大学更轻松。”
——“高考移民”的招生广告登上了洛阳的报纸。

“六方会谈已经脱离了当初的目标和性质,不可挽回地变质了。”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认为还有其他对话方式可以解决朝核问题。

“也许每次政府对话前,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把各自孩子和孙子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前,提示我们高层对话是为了什么。”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表示,大家是在为子孙做事。

“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
——英国一批顶尖经济学家致信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自己的“失职”致歉。

“我只懂杀人”
——因共谋杀人罪被判刑的退役驻伊美兵伊斯特里奇表示,军方洗脑式的训练使驻伊士兵变成了“杀人机器”。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孟非
零距离

“我们普普通通的收费员,都有这么高的‘法律素养’,值得敬佩!”
——慢车道成了停车场,只管收费的收费员称他们没权力管“乱停车”,孟非发此赞叹。



东升
东升工作室

“这能叫安居吗?不要拿老百姓的事不当事!老百姓能没有情绪吗?”
——南京栖霞区一些市民投诉坐公交车很不方便,东升希望有关部门及时解决。



吴晓平
听我韶韶

“这叫‘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好说的。”
——老吴对官员财产公示政策迟迟不实行有点不耐烦。



马斌
马斌读报

“这房市的脉,咱们老百姓,真的是摸不准啊!”
——马斌安慰在去年退房潮中“成功”退房,而现在在有点后悔的人。



上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批评之后,霍邱更需要关心

▶ 回应《霍邱冲动》(7月26日柒周刊6、7版)

“6亿元巨奖民企”的霍邱处于媒体风暴的中心,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对一个一年财政收入只有7亿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拿出6亿作奖励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读了《霍邱冲动》,我的心情又是矛盾的,我们可以批评霍邱官员的败家子行为,但是批评过后,我们是否应该拿出“金点子”,去为这个国家贫困县的发展出谋划策呢? (淮安 高山)

今天,奥体期待你的激情

▶ 回应《一场事先张扬的“球迷大战”》(7月26日柒周刊8、9版)

一些媒体对球迷滋事大肆渲染,引发球迷的不满情绪,应该说,一系列的关于球迷负面新闻的出现,媒体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快报恪守媒体的良知,做“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引导球迷理智、文明看球,可谓用心良苦。我想,如果8月2日那天,沪苏两地的球迷联袂交上满意的答卷时,快报在读者的心目中,又将跃上新的高度。 (淮安 徐庆余)

我比大桥小一岁

▶ 回应《换个角度看南京》(7月26日柒周刊24版)

作为一个安徽籍的外来务工人员,我来南京打工已经有15个年头了。我与大桥几乎同龄,大桥建于1968年,我生于1969年。我和大桥很有缘,每隔一段日子,我都会到大桥上走走。感谢快报记者在骄阳似火的7月,顶着炎炎烈日,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下大桥的点滴。我为自己能生活、工作在大桥的故乡南京感到自豪。 (安徽 王德明)

编辑部致歉

读者彭先生等致电快报,指出7月26日的柒周刊25版《钱文忠,季美林喊你回校上课》一文的配图,误将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女士的照片当做季美林原秘书李玉洁女士的照片刊发。接电后,本报即刊登了致歉启事(见28日A2版)。今天我们再次向读者,以及韦钰女士表示歉意。读者田先生指出同期柒周刊6、7版《霍邱冲动》,文中有一处“金寨”应为“金寨”,在此我们也一并向读者致歉,同时向“挑剔”的读者表示感谢。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创刊一年多,还很年轻,成长中的它需要您的细心呵护,更需要您的逆耳之言,欢迎读者继续来电来信,挑剔找错。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